春秋左傳正義

春秋正義卷第九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等奉
勑撰

經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夏宋人齊人衛人伐鄭宋主兵也班序上下以國大小爲次征伐則以主兵爲先春秋之常也他皆放此

【疏】注宋主至放此　正義曰往年齊桓治霸未敢即尸其任救患討罪今爲宋伐鄭仍使宋自報怨故宋主兵序於齊上也諸侯會許男在曹滑之上班序上下以國大小爲次不以爵之尊卑也隱五年邾人鄭人伐宋附庸在伯爵之上是以主兵爲先也歷撿上下皆然知是春秋常法禮記祭義云有虞氏貴德而尚齒夏后氏貴爵而尚齒殷人貴富而

尚齒周人貴親而尚齒而春秋序會不先同姓而大國在上者孔子脩春秋有變周之文從殷之質故也

秋荆伐鄭冬十有二月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滑伯滕子同盟于幽

書會魯會之不書其人微者也言同盟服異也陳國小每盟會皆在衛下齊桓始霸楚亦始彊陳侯介於二大國之間而爲三恪之客故齊桓因而進之遂班在衛上終於春秋滑國都費河南緱氏縣幽宋地

疏

注書會至宋地 正義曰公羊傳曰同盟者何同欲也穀梁傳曰同者同尊周也杜云服異者亦是同其欲同尊周也書同盟者當盟之時告神稱同釋例曰盟者假神明以要不信故載辭或稱同以服異爲言也是言載辭稱同也二十七年同盟于幽傳曰陳鄭服也文十四年同盟于新城傳曰從於楚者服且謀邾也成五年同盟于蟲牢傳曰鄭服也七年同盟于馬陵傳曰尋

爲牢之盟且莒服故也襄三年同盟于雞澤傳曰晉爲鄭服故合諸侯二十五年同盟于重丘傳曰齊成故也昭十三年同盟于平丘傳曰齊服也如此之類皆是服異故稱同也喪服繼父不同居傳曰嘗同居乃爲異居未嘗同居則不爲異居春秋同盟亦猶是也嘗同盟而異乃稱服異未嘗同盟則不爲服異故盟不稱同也僖二年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傳曰服江黃也定四年陳許頓胡楚之屬國皆來會于召陵其下云公及諸侯盟于臯鼬二盟並不稱同皆爲未嘗同盟非服異故不稱同也應稱同而不稱同者僖五年首止之盟鄭伯逃歸七年盟于甯毋鄭伯使大子華聽命於會而不稱同者鄭心未服故傳稱子華請去三族管仲曰君其勿許鄭必受盟是甯毋之時鄭未服也八年盟于洮鄭伯乞盟傳稱請服也而洮盟不稱同者鄭伯始請服耳未列於會故不稱同也文十五年夏晉郤缺帥師伐蔡戊申入蔡其冬諸侯盟于扈傳稱晉侯宋公衛侯蔡侯陳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扈則是蔡新來服

不稱同者傳稱郤欲入蔡以城下之盟而還是則蔡已先服故不稱同也宣十二年同盟于清丘傳曰恤病討貳十七年同盟于斷道傳曰討貳也成九年同盟于蒲傳曰爲歸汶陽之田故諸侯貳於晉晉人懼會於蒲以尋馬陵之盟十五年同盟于戚傳曰討曹成公也十七年同盟于柯陵傳曰尋戚之盟也十八年同盟于虛朾傳曰謀救宋也此六盟皆非服異稱同盟者清丘斷道與蒲於時諸侯已有二心同心討貳故稱同盟戚與虛朾同心疾惡故稱同盟柯陵之盟鄭人不服欲令諸侯同心伐鄭故稱同盟猶襄十八年諸侯同心疾齊稱同圍齊自此以前陳在衛下今在上知齊桓始進之釋例班序譜自隱至莊十四年四十三歲衛與陳凡四會衛在陳上自莊十五年盡僖十七年三十五歲凡八會陳在衛上故知是齊桓進之遂班在衛上終於春秋也

邾子克卒無傳

克儀父名稱子者蓋齊桓請王命以爲諸侯再同盟

疏注克儀至同盟　正義曰北杏之會邾人在焉今而

稱子故云蓋齊侯請王命以爲諸侯得爲子爵見經也隱元年盟于蔑桓十七年盟于趡是再同盟也

傳十六年夏諸侯伐鄭宋故也（鄭侵宋故）鄭伯自櫟入（在十四年）緩告于楚秋楚伐鄭及櫟爲不禮故也鄭伯治與於雍糾之亂者（在桓十五年）九月殺公子閼刖強鉏（二子祭仲黨斷足曰刖）公父定叔出奔衛（共叔段之孫定謚也）三年而復之曰不可使共叔無後於鄭使以十月入曰良月也就盈數焉（數滿於十）君子謂強鉏不能衛其足（言其不能早辟害）

子至曰刖　正義曰周禮司刑刖罪五百尚書呂刑剕罰之屬五百孔安國云刖足曰剕釋言云跸刖也李巡曰斷足曰刖也說文云刖絕也則剕刖是斷絕之名斷足之罪故云斷足曰刖　注數滿於十　正義曰易繫辭云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至十而止是數滿於十也閔元年傳曰萬盈數也數至十則小盈至萬則大盈傳具載定叔事者服虔云定叔之祖共叔段有伐君之罪宜世不長而云不可使共叔無後於鄭言其刑之偏頗鄭厲公以孽篡適同惡相恤故黨於共叔欲令其後不絕傳所以惡厲公也

冬同盟于幽鄭成也王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為晉侯曲沃武公遂并晉國僖王因就命為晉侯小國故一軍

疏注曲沃至一軍　正義曰桓八年傳稱曲沃武公滅翼其年冬王命虢仲立晉哀侯之弟緡于晉至是乃并之也晉世家云曲沃武公伐晉侯緡

滅之盡以其寶器賂獻於周僖王僖王命曲沃武公爲晉君列爲諸侯於是盡幷晉地而有之曲沃武公已即位三十七年矣自桓叔始封曲沃以至武公滅晉凡六十七歲而卒代晉爲諸侯是僖王命之事也周禮小國一軍晉土地雖大以初幷晉國故以小國之禮命之初晉武公伐夷執夷詭諸夷詭諸周大夫夷采地名蔿國請而免之蔿國周大夫旣而弗報詭諸不報施於蔿國故子國作亂謂晉人曰與我伐夷而取其地使晉取夷地遂以晉師伐夷殺夷詭諸周公忌父出奔虢周公忌父王卿士辟子國之難惠王立而復之魯桓十五年經書桓王崩魯莊三年經書葬桓王自此以來周有莊王又有僖王崩葬皆不見於經

傳王室微弱不能復自通於諸侯故傳因周公忌父之事而見惠王立在此年之末【疏】注魯桓至之末

正義曰史記十二諸侯年表云莊王元年當魯桓十六年即位十五年而崩僖王元年當魯莊十三年即位五年而崩惠王元年當魯莊十八年即位在十八年而此年傳說惠王之立者杜云傳因周公忌父之事而見惠王立在此年之末是杜以周公忌父此年出奔至惠王立而得復與史記不違

經十有七年春齊人執鄭詹齊桓始霸鄭既伐宋又不朝齊詹爲鄭執政大臣詣齊見執不稱行人罪之也行人例在襄十一年諸執大夫皆稱人以執之大夫賤故【疏】注齊桓至賤故

正義曰僖七年傳曰鄭有叔詹堵叔師叔先言詹是詹最貴也且傳稱鄭不朝也以君不朝而詹被執明詹是執政大臣爲不道君使朝故執之也若詹不至齊則無由被執知是詣齊見執蓋聘齊也昭八年楚人執陳

行人干徵師殺之傳曰罪不在行人也無罪乃稱行人注不稱行人罪之也襄十一年楚人執鄭行人良霄傳曰書曰行人言使人也言使人者言非使人之罪也書曰者是仲尼新意故指以為例也執諸侯有稱人稱侯之異執大夫者悉皆稱人以執之為大夫賤故也劉炫以此注云詣齊見執釋例曰詹本非出使謂二者自相矛楯今知非者齊以鄭不朝而責於鄭鄭令詹詣齊謝罪齊人執之故釋例云元非出聘之使集解云詣齊被執二文雖異事實同耳劉炫不尋此意乃為規過非也

夏齊人殲于遂 殲盡也齊人戍遂翫而無備遂人討而盡殺之故時史因以自盡為文

疏 注殲盡至為文 正義曰殲盡也釋詁文舍人曰殲衆之盡也時史惡其輕敵而以自盡為文罪齊戍也釋例曰齊人殲于遂鄭棄其師亦時史即事以安文或從赴辭故傳亦不顯明義例也

秋鄭詹自齊逃來 無傳詹不能伏節守死以解國患而遁逃苟免書逃以賤

之【疏】注詹不至賊之　正義曰伏節守死以解國患當如昭元年叔孫豹之居位待罪也逃若匹夫逃竄故云書逃以賤之鄭詹自齊逃來過魯而後歸鄭故書之

冬多麋　無傳麋多則害五稼故以災書

【疏】注麋多至災書　正義曰麋是澤獸魯所常有是年暴多多則害五稼故言多以災書也

傳十七年春齊人執鄭詹鄭不朝也夏遂因氏頜氏工婁氏須遂氏饗齊戍醉而殺之齊人殲焉　饗酒食也四族遂之彊宗齊滅遂戍之在十三年

經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日有食之　無傳不書日官失之

【疏】注不書日官失之　正義曰經亦無朔字當云不書朔與日注不言朔脫也

夏公追戎

于濟西戎來侵魯公逐之於濟水之西秋有蜮蜮短狐也蓋以含沙射人爲災疏

注蜮短至爲災　正義曰穀梁傳曰蜮射人者也洪範五行傳曰蜮如鼈三足生於南越南越婦人多淫故其地多蜮淫女惑亂之氣所生也陸璣毛詩義疏云蜮短狐也一名射景如鼈三足在江淮水中人在岸上景見水中投人景則殺之故曰射景或謂含沙射人入皮肌其創如疥服虔云編身濩濩或或故爲災沈氏云此有蜮傳重發例者以蝝螽與蜚同是害禾稼此蜮則害人故傳特發之冬十月

傳十八年春虢公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宥王之覲羣后始則行饗禮先置醴酒示不忘古飲宴則命以幣物宥助也所以助歡敬之意言備設皆賜玉五瑴馬三匹非禮也雙玉爲瑴王命諸侯名

位不同禮亦異數不以禮假人侯而與公同賜是借人禮

疏注王之至備設　正義曰王饗醴命之宥者王為之設饗禮置醴酒命之以幣物所以助歡也宥助釋詁文周禮掌客王待諸侯之禮上公三饗三食三燕侯伯三饗再食再燕子男壹饗壹食壹燕三禮先言饗是王之親羣后始則行饗禮也酒正辨五齊之名一曰泛齊二曰醴齊三曰盎齊四曰緹齊五曰沈齊鄭注云泛者成而滓浮泛泛然醴猶體也成而汁滓相將如今恬酒矣盎猶翁也成而翁翁然葱白色緹者成而紅赤沈者成而滓沈如今造清矣自醴以上尤濁然則以其尤濁故先置之示不忘古也知者禮運云燔黍捭豚下即云以燔以炙以為醴酪是醴酒在先而有故曰先置醴酒示不忘古也詩序曰鹿鳴燕羣臣嘉賓也既飲食之又實幣帛筐篚以將其厚意聘禮云若不親食使大夫朝服致之以侑幣致饗以酬幣亦如之是饗禮有酬幣也禮主人酌酒於賓曰獻賓荅主人曰酢主

人又酌以酬賓曰酬謂之酬幣葢於酬酒之時賜之幣也所賜之物即下玉馬是也傳稱饗醴命宥言其備設盛禮也此注命之宥者命在下以幣物宥助僖二十八年命晉侯宥注云命晉侯助以束帛以將厚意皆命不同者以彼有命晉侯之事故也　注雙玉爲瑴　正義曰倉頡篇瑴作玨雙玉爲瑴故字從兩玉　注侯而至人禮　正義曰虢君不知何爵稱公謂爲三公也周禮王之三公八命侯伯七命是其名位不同也其禮各以命數爲節是禮亦異數也今侯而與公同賜是借人禮也假借同義虎取者假爲上聲借爲入聲與者假借皆爲去聲　虢公晉侯鄭伯使原莊公逆王后于陳陳嬀歸于京師　虢晉朝王鄭伯又以齊執其卿故求王爲援皆在周倡義爲王定昏陳人敬從得同姓宗國之禮故傳詳其事　陳嬀後號惠后寵愛少子亂周室不書不告　實惠后　事在僖二十四年故傳於此並正

其后稱夏公追戎于濟西不言其來諱之也戎來侵魯魯人不知去乃追之故諱不言其來疏注戎來至其來　正義曰傳例有鐘鼓曰伐無曰侵戎之來也魯人不知宜無鐘鼓故以侵言之釋例曰戎之入魯魯人不知去而遠追又無其獲邊竟不備候不在疆所以爲諱諱此君之闕亦所以示戒將來之君也秋有蜮爲災也初楚武王克權使鬭緡尹之權國名南郡當陽縣東南有權城鬭緡楚大夫以叛圍而殺之緡以權叛遷權於那處那處楚地南郡編縣東南有那口城使閻敖尹之閻敖楚大夫及文王即位與巴人伐申而驚其師驚巴師巴人叛楚而伐那處取之

遂門于楚攻楚城門閽敖游涌而逸涌水在南郡華容縣閽敖既不能守城又游涌水而走楚子殺之其族為亂冬巴人因之以伐楚

疏鬬緡尹之　正義曰尹訓正也楚官多以尹為名此滅權為邑使緡為長故曰尹也

經十有九年春王正月夏四月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遂及齊侯宋公盟無傳公子結魯大夫公羊穀梁皆以為魯女媵陳侯之婦其稱陳人之婦未入國略言也大夫出竟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結在鄄聞齊宋有會權事之宜去其本職遂與二君為盟故備書之本非魯公意而又失媵陳之好故冬齊

來伐【疏】注公子至來伐 正義曰公羊傳曰媵者何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媵不書此何以書為其有遂事書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聘禮大夫受命不受辭出竟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穀梁文雖不明其意亦為魯女左氏無傳取彼為說故云公羊穀梁皆以為魯女媵陳侯之婦穀梁傳曰其曰陳人之婦略之也以未入國略而不言陳侯夫人成九年伯姬歸于宋晉衛齊三國來媵然則為人媵者皆送至嫁女之國使之從適而行此鄄是衛之東地蓋陳取衛女為婦魯使公子結送媵向衛至鄄聞齊宋為會將謀伐魯故權事之宜去其本職不復送女至衛遂與二君會盟故備書之也送女至鄄停女會盟鄄是盟處故言于鄄非本期送女使至鄄也既盟之後遂不復送女其盟本非公意又失媵陳之好故至冬而三國來伐結之此盟於魯無益故無嘉善之文文八年冬十月壬午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乙酉公子遂會雒戎盟于暴四日之間不容反報亦是專命而盟患難

俱解故再稱名氏珍而貴之與此異也宣十二年宋華椒承羣僞之言以誤其國宋人被伐而貶華椒今三國伐魯不貶公子結者結之爲盟本欲安社稷利國家與華椒事異故不貶

夫人姜氏如莒無傳非父母國而往書姦

疏注非父至書姦 正義曰此旣無傳不知何爲如莒婦人不以禮出爲姦故曰書姦

冬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無傳幽之盟魯使微者會鄄之盟又使賤臣行所以受敵鄙邊邑

傳十九年春楚子禦之大敗於津禦巴人爲巴人所敗津楚地或曰江陵縣有津鄉還鬻拳弗納遂伐黃鬻拳楚大閽黃嬴姓國今弋陽縣敗黃師于踖陵踖陵黃地還及湫有疾湫南郡鄀縣東南有湫

城

夏六月庚申卒鬻拳葬諸夕室（夕室地名）亦自殺也而葬於經皇（經皇冢前闕生守門故死不失職）初鬻拳強諫楚子楚子弗從臨之以兵懼而從之鬻拳曰吾懼君以兵罪莫大焉遂自刖也楚人以為大閽謂之大伯（若今城門校尉官）使其後掌之（使其子孫常主此官）君子曰鬻拳可謂愛君矣諫以自納於刑刑猶不忘納君於善（言愛君明非臣法也楚能盡其忠愛所以興）

【疏】注黃嬴姓　正義曰世本文

注經皇至失職　正義曰鬻

拳自殺以殉當是近墓之地宣十四年傳稱楚子聞宋殺申舟投袂而起屨及於窒皇劍及於寢門之外則窒皇近於門外當是寢門闕也知此經皇亦是冢前闕也且此人生爲大閽職掌守門明此亦是守門示死不失職也餘書無經皇之名蓋唯楚有此號也　以爲大閽謂之大伯　正義曰周禮天官閽人掌守王宮之中門之禁鄭玄云閽人司昏晨以啓閉者刑人墨者使守門秋官掌戮墨者使守門刖者使守囿則閽不使刖而鬻拳得爲閽者周禮地官之屬有司門下大夫二人掌授管鍵以啓閉國門鄭玄云若今城門校尉主王城十二門此注亦云若今城門校尉官然則鬻拳本是大臣楚人以其賢而使典此職非爲刑而役之其爲大閽者當如地官之司門非天官之閽人亦主晨昏開閉通以閽爲名爲謂之大伯伯長也爲門官之長也　注言愛君明非臣法也　正義曰何休膏肓云人臣諫君非有死亡之急而以兵臨君開簒弑之路左氏以爲愛君於義左氏爲短故注言此以釋何休之難　初

王姚嬖于莊王生子穨（王姚莊王之妾也姚姓）子穨有寵蔿國爲之師及惠王即位（周惠王莊王孫）取蔿國之圃以爲囿（圃園也囿苑也）邊伯之宮近於王宮王取之（邊伯周大夫）王奪子禽祝跪與詹父田（三子周大夫）而收膳夫之秩（膳夫石速也秩祿也）故蔿國邊伯石速詹父子禽祝跪作亂因蘇氏（蘇氏周大夫桓王奪其十二邑以與鄭自此以來遂不和）秋五大夫奉子穨以伐王（石速士也故不在五大夫數）不克出奔溫（溫蘇氏邑）蘇子奉子穨以奔

衛衛師燕師伐周燕南燕冬立子穨疏注圃園也囿苑也　正義曰冢宰職云園圃毓草木鄭玄云樹果蓏曰圃園其樊也詩云折柳樊圃成十八年築鹿囿然則圃以蕃爲之所以樹果蓏囿則築牆爲之所以養禽獸二者相類故取圃爲囿

經二十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如莒無傳夏

齊大災無傳來告以火故書天火曰災例在宣十六年秋七月冬齊人伐

戎無傳疏注來告至六年　正義曰襄九年三十年宋災昭九年陳災十八年宋衛陳鄭災皆不言大知此來告以大故書大也

傳二十年春鄭伯和王室不克克能也執燕仲

父燕仲父南燕伯爲伐周故夏鄭伯遂以王歸王處于櫟秋王及鄭伯入于鄔鄔王所取鄭邑遂入成周取其寶器而還冬王子頹享五大夫樂及徧舞皆舞六代之樂鄭伯聞之見虢叔叔虢公字曰寡人聞之哀樂失時殃咎必至今王子頹歌舞不倦樂禍也夫司寇行戮司寇刑官君爲之不舉去盛饌而況敢樂禍乎奸王之位禍孰大焉臨禍忘憂必及之盍納王乎虢公曰寡人之願

也疏注燕仲父南燕伯　正義曰譜亦云南燕伯爵不
知所出服虔亦云南燕伯爵　注皆舞六代之樂
正義曰言樂及徧舞則樂之所有舞悉周徧故知皆舞六代之樂也周禮大司樂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鄭玄云此周所存六代之樂也傳記所說雲門大卷黃帝也大咸堯也大磬舜也大夏禹也大濩湯也大武周武王也是為六代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奏大蔟歌應鍾舞咸池以祭地示奏姑洗歌南呂舞大磬以祀四望奏蕤賓歌林鍾舞大夏以祭山川奏夷則歌中呂舞大濩以享先妣奏無射歌夾鍾舞大武以享先祖　注去盛饌　正義曰周禮膳夫職曰王日一舉鼎十有二物皆有俎以樂侑食大喪則不舉大荒則不舉大札則不舉天地有災則不舉邦有大故則不舉鄭玄云殺牲盛饌曰舉襄二十六年傳曰古之治民者將刑為之不舉不舉則徹樂是不舉者貶膳食徹聲樂也

經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夏五月辛酉鄭

伯突卒十六年與魯大夫盟于幽秋七月戊戌夫人姜氏

薨無傳莊死寢祔姑赴於諸侯故具小君禮書之　疏注薨寢至書之　正義曰經無所闕禮具可知

杜爲此注者以先儒之說使莊公絕母子之

親故於此明之知母子不絕下葬注亦然冬十有二

月葬鄭厲公無傳八月乃葬緩慢也

傳二十一年春胥命于弭夏同伐王城鄭虢

胥命弭鄭地鄭伯將王自圉門入虢叔自北門入

殺王子積及五大夫鄭伯享王于闕西辟

樂備闕象魏也樂備備六代之樂王與之武公之略自虎牢以東略界也鄭武公傅平王平王賜之自虎牢以東後失其地故惠王今復與之虎牢河南成皋縣原伯曰鄭伯效尤其亦將有咎原伯原莊公也言效子穨舞徧樂五月鄭厲公卒王巡虢守巡守於虢國也天子省方謂之巡守虢公爲王宮于玤玤虢地王與之酒泉酒泉周邑鄭伯之享王也王以后之鞶鑑予之后王后也鞶帶而以鏡爲飾也今西方羌胡猶然古之遺服虢公請器王予之爵爵飲酒器鄭伯由是始惡於王爲僖二十四年鄭執王使張本冬王歸自虢

傳言王之偏也疏注闕象魏也　正義曰定二年雉門及兩觀災注云兩觀闕也禮運云昔者仲尼與於蜡賓事畢出遊於觀之上鄭玄云觀闕也釋宮云觀謂之闕郭璞云宮門雙闕周禮大宰正月之吉縣治象之法于象魏使萬民觀治象鄭衆云象魏闕也哀三年魯災傳稱季桓子御公立于象魏之外命藏象魏曰舊章不可亡也由此言之則觀闕象魏其事一也劉熙釋名云闕在門兩旁中央闕然爲道也然則其上縣法象其狀巍巍然高大謂之象魏使人觀之謂之觀也闕西辟者辟是旁側之語也服虔云西辟西偏也當謂兩觀之內道之西也　注略界至皐縣　正義曰孟子云仁政必自經界始昭七年傳曰天子經略諸侯正封封略之內何非君土孟子經界即傳之經略且云封略之內封是竟則知略是界也武公東鄭之始封君也言武公之略則是武公舊竟若其由來不失不須今日復與故知後失其地惠王今復與之隱十一年王取鄔劉蔿邘之田于鄭蓋桓王之世失之也　注巡守

至巡守　正義曰孟子云諸侯適天子曰述職天子適諸
侯曰巡守守者守也言諸侯爲天子守土天子時巡行之
易稱后不省方故云天子省方謂之巡守　注后王至遺
服　正義曰鞶是帶也鑑是鏡也此與定六年傳皆鞶鑑
雙言則鞶鑑一物故知以鏡飾帶舉今羌胡之服以明之
虢公至於王　正義曰鄭伯謂厲公子文公也服虔云鞶
鑑王后婦人之物非所以賜有功爵飲酒器王爵也一升
曰爵爵人之所貴者言鄭伯以其父得賜不如虢公爲是
始惡於王積而成怨僖二十
四年遂執王使此爲彼張本

經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肆大眚　無傳赦有罪也易稱
赦過宥罪書稱眚災肆赦傳稱肆眚圍鄭皆放赦罪
人蕩滌衆故以新其心有時而用之非制所常故書
注赦有至故書　正義曰肆大眚者肆緩也眚過也緩
大過是赦有罪也大罪猶赦則小罪亦赦之猶今赦書大

辟罪以下悉皆原免也易解卦象云雷雨作解君子以赦
過宥罪解卦坎下震上震爲雷坎爲雨雷動雨下而萬物
解散故君子以此卦象而放赦有過寬宥罪人也書稱眚
災肆赦舜典文孔安國云眚過災害肆緩也過而有害當
緩赦之肆眚圍鄭襄九年傳文也此諸言肆眚者皆是放
赦罪人蕩滌衆故除其瑕穢以新其心也必其國有大患
非赦不解或上有嘉慶須布大恩如是乃行此事故釋例
曰天有四時得以成歲雷霆以振之霜雪以齊之春陽以
煖之雲雨以潤之然後能相育也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
物不可終否故受之以同人同人者與人同也解天下之
至結成天下之亹亹肆大眚之謂也堯曰咨爾舜有罪不
敢赦所以須待革命有時而用之非制所常故書之也杜
唯言有時用之亦不知此時何以須赦穀梁傳曰肆大眚
爲嫌天子之葬也其意言文姜有罪不合以禮而葬若不
赦不復書葬嫌天子許之明須赦而後得葬故爲赦也賈
逵以文姜爲有罪故赦而後葬以說臣子也魯大赦國中

罪過欲令文姜之過因是得除以葬文姜杜不明説要文姜出斉之日尚稱夫人夫人之名未嘗有貶何須以赦除之此赦必不爲文姜也但夫人以去年七月薨十一月則當合葬乃至此年正月經七月始葬如此遲緩必是國家有事須赦解之但不知其所由耳

癸丑葬我小君文姜無傳反哭成喪故稱小君

陳人殺其公子御寇宣公大子也陳人惡其殺大子之名故不稱君父以國討公子告

疏注宣公至子告　正義曰傳言大子必是大子也傳五年晉侯殺其世子申生稱君稱世子此不然者釋例曰古者討殺其大夫各以罪狀宣告諸侯所以懲不義重刑戮也晉侯使以殺大子申生之故來告衛殺孔達傳載其辭雖有臨時之狀其告則常也然則殺大夫公子當以罪狀告人此傳不説御寇之罪則陳人不以罪告而經書公子是惡殺之文子之名故不稱君父以國討公子告

夏五月

疏夏五月

正義曰釋例曰年之四時雖或無事必空書首月以紀時變以明歷數莊公獨稱夏五月及經四時有不具者丘明無文皆闕謬也

秋七月丙申及齊高傒盟于防 無傳高傒齊之貴卿而與晉之微者盟齊桓謙接諸侯以崇霸業

冬公如齊納幣 無傳公不使卿而親納幣非禮也母喪未再期而圖昏二傳不見所譏左氏又無傳失禮明故

疏 注公不至明故 正義曰釋例曰宋公使華元來聘聘不應使卿故傳但言聘共姬也使公孫壽來納幣納幣應使卿故傳明言其得禮也是納幣當使卿公不使卿親納幣非禮也

傳二十二年春陳人殺其大子御寇 傳稱大子以實言

陳公子完與顓孫奔齊 公子完顓孫皆御寇之黨 顓孫自齊

來奔（不書非卿）齊侯使敬仲為卿（敬仲陳公子完）辭曰羇旅之臣（羇寄也旅客也）幸若獲宥及於寬政（宥赦也）赦其不閑於教訓而免於罪戾弛於負擔（弛去離也）君之惠也所獲多矣敢辱高位以速官謗（敢不敢也）請以死告（以死自誓）詩云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逸詩也翹翹遠貌古者聘士以弓言雖貪顯命懼為朋友所譏責）使為工正（掌百工之官）飲桓公酒樂（齊桓賢之故就其家會據主人之辭故言飲桓公酒）公曰以火繼之辭曰臣卜其晝

未卜其夜不敢君子曰酒以成禮不繼以
淫義也夜飲爲淫樂以君成禮弗納於淫仁也初
懿氏卜妻敬仲懿氏陳大夫龜曰卜其妻占之曰吉懿氏妻
是謂鳳皇于飛和鳴鏘鏘雄曰鳳雌曰皇雄雌俱飛相和而鳴鏘鏘
然猶敬仲夫妻相隨適齊有聲譽有嬀之後將育于姜嬀陳姓姜齊姓五
世其昌並于正卿八世之後莫之與京京大也
陳厲公蔡出也姊妹之子曰出故蔡人殺五父而
立之五父陳佗也殺陳佗在桓六年生敬仲其少也周史有

以周易見陳侯者（周大史也）陳侯使筮之（蓍曰筮）遇觀䷓（坤下巽上觀）之否䷋（坤下乾上否觀六四變而爲否）曰是謂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此周易觀卦六四爻辭易之爲書六爻皆有變象又有互體聖人隨其義而論之）此其代陳有國乎不在此其在異國非此其身在其子孫光遠而自他有燿者也坤土也巽風也乾天也風爲天於土上山也（巽變爲乾故曰風爲天自二至四有艮象艮爲山）有山之材而照之以天光於是乎居土上（山則材之所生上有乾下有坤故言

居土上照之以天光故曰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四爲諸侯變而之乾有國朝王之家庭實旅百奉之以玉帛天地之美具焉故曰利用賓于王艮爲門庭乾爲金玉坤爲布帛諸侯朝王陳贄幣之象旅陳也百言物備猶有觀焉故曰其在後乎因觀文以博占故言猶有觀非在己之言故知在子孫風行而著於土故曰其在異國乎若在異國必姜姓也姜大嶽之後也姜姓之先爲堯四嶽山嶽則配天物莫能兩大陳衰此其昌乎變而象艮故知當興於大嶽之後得大嶽之權則有配天之大功故知陳必衰及陳

之初亡也昭八年楚滅陳陳桓子始大於齊桓子敬仲五世孫陳無宇其後亡也哀十七年楚復滅陳成子得政成子陳常也敬仲八世孫陳宁有禮於齊子孫世不忘德德協於卜故傳備言其終始卜筮者聖人所以定猶豫決疑似因生義教者也尚書洪範通龜筮以同卿士之數南蒯卜亂而遇元吉惠伯荅以忠信則可臧會卜僭遂獲其應丘明故舉諸縣驗於行事者以示來世而君子志其善者遠者他皆放此

疏注齊桓至公酒　正義曰春秋之世設享禮以召君者皆大臣擅寵如衛公叔文子宋桓魋之徒始為之耳為之非禮法也敬仲羇旅之臣且知禮者也必不召公臨已知是桓公賢之自就其家會也歲敬仲為主人之辭故言飲公酒耳　臣卜至不敢　正義曰服虔云臣將享君必卜之示戒慎也此桓公自就其家非敬仲發心請享不得言將享必卜也蓋桓公告其往日乃卜之耳言未卜其夜者詩云厭厭夜

欽在宗載考鄭玄云考成也夜飲之禮在宗室同姓則成於庶姓讓之則止引此欲仲之事云此之謂不成是言敬仲非齊同姓故不敢也　注龜曰卜　正義曰曲禮文也周禮大卜掌三兆之法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其經兆之體皆百有二十其頌皆千有二百鄭玄云兆者灼龜發於火其形可占者其象似玉瓦原之釁罅是用名之焉原原田也頌謂繇也每體十繇然則卜人所占之語古人謂之爲繇其辭視兆而作出於臨時之占或是舊辭或是新造猶如筮者引周易或別造辭卜之繇辭未必皆在其頌千有二百之中也此傳鳳皇于飛下盡莫之與京襄十年傳稱衛卜禦寇姜氏問繇曰兆如山陵有夫出征而喪其雄哀九年傳稱晉趙鞅卜救鄭遇水適火史龜曰是謂沈陽可以興兵利以伐姜不利子商三者皆是繇辭其辭並韻則繇辭法當韻也郭璞撰自所卜事謂之辭林其辭皆韻習於古也　注雄曰至聲譽　正義曰釋鳥云鶠鳳其雌皇郭璞云瑞應鳥說文云鳳神鳥也天老曰鳳之象

也鴻前麐後蛇頸魚尾鸛顙鴛思龍文龜背燕頷雞喙五色備舉出於東方君子之國翱翔四海之外過崐崘飲弋柱濯羽弱水莫宿丹穴見則天下大安寧從鳥凡聲鳳飛則羣鳥從之以萬數故古文鳳作朋字山海經云丹穴之山有鳥焉其狀如鶴五采而文名曰鳳皇首文曰德翼文曰順背文曰義膺文曰仁腹文曰信是鳥也飲食則自歌自舞是說鳳皇之狀也鳳皇雄雌俱飛喻敬仲夫妻相隨鏘鏘鳴之聲故以喻有聲譽也　五世至與京　正義曰五世其昌言其始昌盛也並于正卿位與卿並得爲上大夫也莫之與京謂無與之比大言其位最高也五世八世當是卜兆之閒有其象傳言其占之辭不言其知之意固非後學所得詳之　注姊妹之子曰出　正義曰釋親云男子謂姊妹之子爲出言姊妹出嫁而生子也　注周大史也　正義曰直言周史知是大史者周禮大史掌書昭二年傳稱韓宣子觀書於大史氏此以周易見陳侯故知是大史也以周易見者自以知周易見陳侯言已明易

能筮故陳侯使之筮也　注蓍曰筮　正義曰曲禮文也其揲蓍求卦之法則易繫辭具焉　遇觀之否　正義曰此注坤下巽上觀坤下乾上否及六四爻變諸如此者皆據周易之文知之劉炫規過云觀之否者爲觀卦之否爻屯之比者屯卦之比爻皆不取後卦之義今刪定以爲不然何者以閔元年畢萬筮仕遇屯之比云屯固比入僖十五年晉獻公筮嫁伯姬得歸妹之睽云士刲羊亦無衁歸妹上六爻辭又云歸妹睽孤寇張之弧睽之上九爻辭又云歸妹之睽猶無相也昭五年明夷之謙云明夷于飛垂其翼又云謙不足飛不翔此之等類皆取前後二卦以占吉凶令人之筮亦皆如此故賈服及杜並皆同焉劉炫苟異前儒好爲別見以規杜氏非也沈云遇者不期而會之名筮者所得卦之吉凶非有宿契逢遇而已故謂之遇劉炫云下體坤坤爲地爲衆上體巽巽爲風爲木互體有艮艮爲門闕地上有木而爲門闕宮室之象宮室而可風化使天下之衆觀焉故謂之觀也下體坤坤爲地上體乾乾

爲天天不下降地不上騰天地不通其氣上下否塞故謂之否也　是謂至子孫　正義曰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二句周易文也此先云不在此其在異國後云非此其身在其子孫所以在下覆結先云其在後乎後云在異國者其在異國之下更欲演說異國是大嶽姜姓其言稍多且須以結末故進其在後乎於上先解之也庭實旅百以下方解利用賓于王則上句故曰觀國之下未須賓王之句而再言利用賓于王者蓋以觀國之光即是朝王之事直言觀光於文不足故連言賓王但未解賓王之義故於下更重解之傳稱引詩斷章則引易論事亦未必如本此言觀國之光謂所爲筮者觀他人有國之光榮也此有國之人利用爲賓客於王朝也其意言見其子孫有國作賓於王家耳非其身也代陳有國言代陳正適子孫有其國家陳滅此興是代之也　注此周至論之　正義曰易之爲書揲蓍求爻重爻爲卦爻有七八九六其七八者六爻並皆不變卦下摠爲之辭名之曰彖彖者才也摠論一卦之

才德若乾元亨利貞之類皆是也其九六者當爻有變每爻別爲其辭名之曰象象者像也指言一爻所像若乾初九潛龍勿用之類皆是也不變者聚而爲彖其變者散而爲象計每於一卦當畫兩體但以此爻陰陽既同唯變否有異且每爻異辭不可爻作二畫從上可知故不畫二也傳之筮者指取易義不爲論卦足明不畫卦也諸爲注者皆言上體下體若其畫卦示人則當不煩此注注亦不畫卦也今書有畫卦者當是後之學者自恐不識私畫以備忘遂傳之耳每爻各有象辭是六爻皆有變象二至四三至五兩體交互各成一卦先儒謂之互體聖人隨其義而論之或取爻象或取互體言其取義無常也　光遠至耀者也　正義曰易稱觀國之光故解其光義言光在此處遠照於他物從他物之上而有明耀者也謂光能遠照於他物有明故下云照之以天光是也　於土上山也　正義曰六四之爻位在坤上坤爲土地山是地之高者居於土上是爲土上山也又巽變爲乾六四變爲九四從上至四

互體有艮之象艮為山故言山也　有山至于王　正義
曰山則材之所生此人有山之材言其必大富也上天以
明臨下照之以天光言天子臨照之也於是乎又居於地
上既富矣而被天照又復居有土地是為國君之象也易
位四為諸侯變而為乾乾為天子是有國朝王之象故曰
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　庭實至于王　正義曰覲禮侯
氏執圭見王王受圭禮成乃出又入行享禮獻國之所有
此說行享禮也旅陳也庭之所實陳有百品百品言物備
也奉之以玉帛謂執玉帛而獻享禮也然天之照有地之
材天子賜之也田國君獻國所有天地之美備具焉朝王
之儀畢足矣故曰利用賓于王　主賓為至於備　正義曰
易說卦艮為門闕乾為金玉坤為布帛故以玉帛所有庭傳
言庭實故既言艮為門庭耳杜言諸侯朝王陳贄幣之象
者謂陳之以行享禮也覲禮侯氏既見王乃云三享皆束
帛加璧庭實唯國所有鄭玄云四當為三大行人職曰諸
侯廟中將幣皆三享其禮差又無取於四者初享或用馬

或用虎豹之皮其次享三牲魚腊籩豆之實龜也金也丹漆絲纊竹箭也其餘無常貨此地物非一國所能有惟國所有分爲三享皆以璧帛致之禮器云大饗其三牲魚腊四海九州之美味也籩豆之薦四時之和氣也內金示和也束帛加璧尊德也龜爲前列先知也金次之見情也丹漆絲纊竹箭與衆共財也其餘無常貨各以其國之所有則致遠物也郊特牲曰旅幣無方所以別土地之宜而節遠邇之期也龜爲前列先知也以鐘次之以和居參之也虎豹之皮示服猛也束帛加璧往德也鄭玄觀禮之注所言出於彼也杜言貢幣即禮所謂旅幣也此奉之以至帛執以致庭實耳其玉帛不入王也觀禮侯氏致享執玉致命王撫之而已不受之也又曰侯氏降授宰幣是庭實之幣皆庭受之唯馬受之於門外耳旅陳釋詁文也百者言其物備也　注因觀至子孫　正義曰以卦名觀故因觀文以博占也觀者視他之辭此賓王之事若所爲者身自當有則不應觀他此卦猶有觀焉觀非在之上

其人觀他有之故知在其子孫也　風行而著於土

義曰服虔云巽在坤上故爲著土也一曰巽爲風巽爲木

風吹木實落去更生他土而長育是爲在異國　注姜姓

至四嶽　正義曰周語稱堯命禹治水共之從孫四嶽佐

之胙四嶽國命爲侯伯賜姓曰姜氏曰有呂賈逵云共共

工也從孫同姓末嗣之孫四岳官名大岳也主四岳之祭

焉然則以其主嶽之祀尊之故稱大也　注變而至必衰

正義曰六四爻變爲九四與二共爲艮象艮爲山故知與

於山嶽之國姜姓大岳之後知其將育于姜地之高者莫

過於山詩云崧高維嶽駿極于天言其大能至天故山嶽

則配天也且乾在上艮在下亦是山嶽配天之象此人子

孫養於大嶽之後官尊位貴得大嶽之權則其功德有配

天之大然天子其功配天今縱得大嶽之權唯諸侯耳言

配天者以其功大故甚言之物莫能兩大此有與兆故知

陳必衰也　注桓子至無宇　正義曰史記田完世家完

卒謚爲敬仲仲生穉孟夷夷生湣孟莊莊生文子須無文

子生桓子無宇是為敬仲五世孫也　注成子至放此

正義曰沈氏云世家桓子生武子啓及僖子乞乞卒子常代之是為田成子是於敬仲為七世言八世者據其相代在位為八世也成子弑簡公專齊政是莫之與大也成子生襄子盤盤生莊子白白生大公和和遷齊康公於海上和立為齊侯和孫威王稱王四世而秦滅之作傳之時宇之子孫已盛故傳備言其終始也世家云敬仲之如齊以陳字為田氏左傳終始稱陳田必非敬仲所改未知何時改耳左傳之初至此始有卜筮故杜於此通說之曲禮曰卜筮者先聖王之所以使民決嫌疑定猶與也是先王立之本意也因而生義教謂教人以行義行善則德協於卜行惡則遇吉反凶必以行義乃可卜也洪範曰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謀及卿士而以卜筮同之是通龜筮以同卿士之數也南蒯卜為亂不信則不可臧會卜為僭不信乃遂吉二事相反故特引之言卜筮應人行也南蒯在昭十二年臧會在昭二十五年

南蒯筮而言卜者卜筮通言耳杜引洪範者欲明龜筮亦必神靈故云以同卿士之數言龜筮所見纔與卿士同耳又引南蒯者明吉凶由行不由卜筮欲使人脩德行不可純信卜筮也又引臧會者吉凶亦由卜筮不可專在於行欲使人敬卜筮也故丘明舉縣驗於行事者以示來世脩德行敬龜筮言驗於行事者南蒯則行驗而龜筮不驗臧會則行不驗而龜筮驗言君子志其善者遠者謂勸人脩德行敬龜筮是也遠者謂舉其大綱勸人爲善長久遠道非有臨時應驗此遠者即上善者指其事謂之善指其教謂之遠劉炫云計春秋之時卜筮多矣丘明所載唯二十許事舉其大縣驗於行事者其不驗者不載之君子之人當記其忠之善者知之遠者他皆放此

經二十有三年春公至自齊無注祭叔來聘無傳穀梁以祭叔爲祭公來聘魯天子內臣不得外交故不言使不與其得使聘

疏 注穀梁至使聘 正

義曰諸言聘者皆言其侯使某來聘此不言使左氏無傳故取穀梁爲説穀梁傳云其不言使何也天子之内臣也不正其外交故不與使也然則言内臣不得外交必是畿内之國畿内之國非唯祭耳傳不言爲祭公來聘杜言爲祭公來聘者但祭叔連祭爲文必是祭人蓋知是周公之弟此祭叔或是祭公之弟故以爲爲祭公來聘天子内臣不得外交諸侯故不言使不與其得使聘也魯受其聘行其禮故書聘耳二十五年陳女叔來聘嘉之故不名此無可嘉亦稱叔者杜意叔爲名爲字無以可知故不明言

夏公如齊觀社　齊因祭社蒐軍實故公往觀之

疏　注齊因至觀之　正義曰魯語説此事云夫齊棄太公之法而觀民於社孔晁云聚民於社觀戎器也襄二十四年傳稱楚子使薳啓彊如齊齊社蒐軍實使客觀之知此亦然故公往觀之釋例曰凡公出朝聘奔喪會葬皆但書如不言其事此春秋之常然則喪葬常事故不書觀社非常故特書

公至自

齊無傳荆人來聘無傳不書荆子使某來聘君臣同辭者蓋楚之始通未成其禮
疏注不書至其禮　正義曰釋例曰楚之君臣最多混錯此
乃楚之初興未閑周之典禮告命之辭自生同異楚武王
熊達始居江漢之間然猶未能自同列國故稱荆敗蔡師
荆人來聘從其所居之稱而摠其君臣是言楚之始通未
成其禮之意言君臣同辭者此云荆人來聘是臣來也僖
二十一年楚人使宜申來獻捷言使則是君也而經亦書
楚人是君臣同辭

公及齊侯遇于穀無傳蕭叔朝公無傳
蕭附庸國叔名就穀朝公故不言來
凡在外朝則禮不得具嘉禮不野合
疏注蕭附至野合
正義曰無爵而
稱朝知是附庸國也邾儀父貴之乃書字此無所貴知叔
爲名也公羊傳曰其言朝公何公在外也文連遇于穀是
就穀朝公穀是齊地故不言來也定十四年大蒐于比蒲
邾子來會公比蒲魯地故言來也穀梁傳曰朝於廟正也

於外非正也是言在外行朝則禮不得具定十年傳稱嘉樂不野合知嘉禮亦不野合嘉禮謂善禮非五禮之嘉也

朝於五禮屬賓

秋丹桓公楹桓公廟也楹柱也冬十有一月曹伯射姑卒無傳未同盟而赴以名十有二月甲寅公會齊侯盟于扈無傳扈鄭地在滎陽卷縣西北

傳二十三年夏公如齊觀社非禮也曹劌諫曰不可夫禮所以整民也故會以訓上下之則制財用之節貢賦多少朝以正班爵之義帥長幼之序征伐以討其不然不然不用命諸侯

有王從王事王有巡守省四方以大習之大習會朝之禮非是君不舉矣君舉必書書於策書而不法後嗣何觀

疏 夫禮至不然 正義曰夫禮者所以整理天下之民民謂甿庶貴賤者皆是也諸侯會聚所謀皆是尊王室脩臣禮故會以訓上下之則以諸侯事天子訓在下事其君也於會必號令諸國出貢賦多少即是制財用之節度也禮使小國朝大國是朝以正班爵之等義也爵同則小國在下是帥長幼之次序也諸侯之序以爵爵不以年此言長幼謂國大小也沈氏云爵同者據年之長幼故云帥長幼之序不朝不會則征討之故言征伐以討其不然

晉桓莊之族偪桓叔莊伯之子孫強盛偪迫公室獻公患之士蔿曰去富子則羣公子可謀也已

士蔿晉大夫富子二族之富強者公曰爾試其事士蔿與羣公子謀譖富子而去之以罪狀誣之同族惡其富強故士蔿得因而間之用其所親爲譖則似信離其骨肉則黨弱羣公子終所以見滅秋丹桓宮之楹

經二十有四年春王三月刻桓宮桷刻鏤也桷椽也將逆夫人故爲盛飾疏注刻鏤至盛飾　正義曰釋器云金謂之鏤木謂之刻刻木鏤金其事相類故以刻爲鏤也桷謂之榱榱即椽也穀梁傳曰刻桷非正也夫人所以崇宗廟也取非禮與非正而加之於宗廟以飾夫人非正也刻桓宮桷丹桓宮楹斥言桓宮以惡莊也是言丹楹刻桷皆爲將逆夫人故爲盛飾葬曹莊公無傳夏公如齊逆女無傳親逆禮也疏注親逆禮也正義曰公羊傳

曰何以書親迎禮也親逆是正禮有故得使卿逆亦無譏也

秋公至自齊無傳

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哀姜也公羊傳以爲姜氏要公不與公俱入蓋以孟任故丁丑入而明日乃朝廟

疏注哀姜至朝廟 正義曰公羊傳曰其言入何難也其難奈何夫人不可使入與公有所約然後入唯言有所要不知要何事故云蓋以孟任故也明日戊寅大夫宗婦覿用幣夫人若未朝廟不得受臣覿禮知明日乃朝廟既朝乃見大夫宗婦杜言朝廟者爲覿用幣發也書入不書至者釋例曰莊公顧割臂之盟崇寵孟任故即位二十三年乃娶元妃雖丹楹刻桷身自納幣而有孟任之嫌故與姜氏俱反而異入經所以不以至禮書也

戊寅大夫宗婦覿用幣宗婦同姓大夫之婦禮小君至大夫執贄以見明臣子之道莊公欲奢夸夫人故使大夫宗婦同贄俱見

疏注宗婦至俱見 正義曰襄二年葬齊姜

傳稱齊侯使諸姜宗婦來送葬諸姜是同姓之女知宗婦是同姓大夫之婦也禮小君至大夫執贄以見明臣子之道禮亦無此文士相見禮稱大夫始見于君執贄夫人尊與君同臣始爲臣有見君之禮明小君初至亦當有禮以見也且傳唯譏婦贄不宜用幣不言覿之爲非知其禮當然也大夫當用羔鴈用幣亦爲非禮也莊公欲奢夸夫人故使男女同贄惡其男女無別且譏僭爲失禮故書之

大水 無傳

冬戎侵曹 無傳

曹羈出奔陳 無傳羈蓋曹世子也先君既葬而不稱爵者微弱不能自定曹人以名赴

疏 注羈蓋至名赴 正義曰此事左氏穀梁並無傳公羊以曹羈爲曹大夫三諫不從而出奔杜以此經書曹羈出奔陳亦歸于曹與鄭忽出奔衛突歸于鄭其文相類故附彼爲之說稱蓋爲疑辭微弱不能自定曹人以名赴亦如鄭忽之出奔

赤歸于曹 無傳赤曹僖公也蓋爲戎所納故曰歸

疏 注赤曹至曰歸

正義曰史記曹世家與年表皆云僖公名夷三家經傳有五而皆言赤杜以鄭突類之知赤是曹君故以赤爲僖公書有舛誤何必史記是而杜說非也傳例曰諸侯納之曰歸以戎侵曹而赤歸故云蓋爲戎所納也賈逵以爲羈是曹君赤是戎之外孫故戎侵曹逐羈而立赤亦以意言之無所據也

郭公無傳蓋經闕誤也自曹羈以下公羊穀梁之說既不了又不可通之於左氏故不采用

疏注蓋經至采用　正義曰公羊穀梁並以赤歸于曹郭公連文爲句言郭公名赤失國而歸于曹是爲說不了故不采用

傳二十四年春刻其桷皆非禮也幷非丹楹故言皆

御孫諫曰臣聞之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御孫魯大夫先君有共德而君納諸大惡無乃

不可乎以不丹楹刻桷爲共疏注并非丹楹故言皆正義曰穀梁傳曰禮楹天子諸侯黝堊大夫倉士黈丹楹非禮也注云黝堊黑色黈黃色又曰禮天子之桷斲之礱之加密石焉諸侯之桷斲之礱之大夫斲之士斲本刻桷非正也加密石注云以細石磨之晉語云天子之室斲其椽而礱之加密石焉諸侯礱之大夫斲之士首之言雖小異要知正禮楹不丹桷不刻故云皆非禮也秋哀姜至公使宗婦覿用幣非禮也傳不言大夫唯舉非常御孫曰男贄大者玉帛公侯伯子男執玉諸侯世子附庸孤卿執帛小者禽鳥卿執羔大夫執鴈士執雉以章物也章所執之物別貴賤女贄不過榛栗棗脩以告虔也榛小栗脩脯虔敬也皆取其名以示敬今男女同

贄是無別也男女之別國之大節也而由夫人亂之無乃不可乎

疏 注傳不至非常 正義曰士相見禮云下大夫相見以鴈上大夫相見以羔如士相見之禮始見於君執摯鄭玄云士大夫一也如彼禮文大夫始見於君用羔鴈始見夫人亦當然然則大夫用幣亦非常而以大夫爲常者禮孤執皮帛則諸侯之臣有執帛者矣大夫執帛唯上借耳其帛猶是男子所執婦人執幣則全非常事御孫唯諫婦人不宜執幣丘明爲諫發傳故唯舉非常也左傳諸爲諫者或言諫曰或不言諫意在載辭不爲例也

注公侯至執帛 正義曰周禮大宗伯職云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是公侯伯子男皆執玉也典命職曰凡諸侯之適子誓於天子攝其君則下其君之禮一等未誓則以皮帛繼子男公之孤四命以皮帛眡小國之君是諸侯世子與孤卿執帛也附庸雖則無

文而爲一國之主來則謂之爲朝未有爵命不合執玉明與世子同執帛也且哀七年傳稱禹合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附庸是國明執帛者附庸也鄭玄周禮注云皮帛者束帛而表以皮爲之飾皮虎豹皮帛如今璧色繒也同言贄者鄭玄曲禮注云摯之言至也當謂執之見人以周禮以玉作六瑞以禽作六摯則瑞贄有異而此傳玉帛表至誠也典瑞注云瑞節信也禮天子執冒以見諸侯諸侯執圭璧以朝天子天子以冒冒之以爲信故以瑞爲名皮帛以下雖此合信之事故以贄爲名其實皆以表至誠故傳通以贄言之凡贄皆以爵不以命數也　注卿執至執雉　正義曰周禮大宗伯職文也鄭玄云羔取其羣而不失其類鴈取其候時而行雉取其守介而死不失其節鶩取其不飛遷雞取其守時而動曲禮曰飾羔鴈者以繢言天子之臣飾羔鴈以布又畫之諸侯之臣飾以布不畫之自雉以下無飾　注榛小至示敬　正義曰曲禮云婦人之摯椇榛脯脩棗栗鄭玄云婦人無外事見以羞物也

椇榛木名椇枳也有實今邳郯之東食之榛實似栗而小鄭又注周禮腊人云薄析曰脯捶之而施薑桂曰鍛脩然則脩脯大同故以脩爲脯也虔敬釋詁文皆取其名以示敬者先儒以爲栗取其戰栗也棗取其早起也脩取其自脩也唯榛無說蓋以榛聲近虔取其虔於事也

晉士蔿又與群公子謀使殺游氏之二子游氏二子亦桓莊之族士蔿告晉侯曰可矣不過二年君必無患

經二十有五年春陳侯使女叔來聘女叔陳卿女氏叔字

夏五月癸丑衛侯朔卒無傳惠公也書名十六年與內大夫盟于幽

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鼓伐鼓也

用牲以祭社傳例曰非常也

疏 注鼓伐至常也　正義曰尚書召誥云用牲于郊牛二如此之類言用牲者皆用之以祭知此用牲以祭社也鼓之所用必是伐之伐理可見故不言伐鼓於不言用則牲無所施於文不足故言用牲傳稱正月之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用幣于社伐鼓于朝正月謂周六月也此經雖書六月社以長歷校之此是七月七月用鼓非常月也鼓當于朝而此鼓于社非其處也社應用幣而於社用牲非所用也一舉而有三失故譏之

伯姬歸于杞無傳不書逆女逆者微

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門國門也傳例曰亦非常也

疏 注門國門也　正義曰祭法云天子立七祀諸侯立五祀其門皆曰國門知此門亦國門國門謂城門也傳稱天災有幣無牲非日月之眚不鼓則鼓與牲二事皆失故譏之

冬公子友如陳無傳報女叔之聘諸魯出朝聘皆書如不果彼國必

成其禮故不稱朝聘春秋之常也公子友莊公之母弟稱
公子者史策之通言母弟至親異於他臣其相殺害則稱
弟以示義至於嘉好之事兄弟篤睦非例所興或稱
弟或稱公子仍舊史之文也母弟例在宣十七年
注報女至七年　正義曰魯出朝聘多有在道復者假令
得到彼國尚不知受之以否故皆書如如者往也直言往
彼而已不果彼國必成其禮故不稱朝朝聘爲春秋之常也
僖二十八年公朝于王所朝訖乃書故卽稱爲朝此公子
友莊公之母弟也於莊世稱公子昭元年陳公子招陳哀
公母弟也於哀世稱公子故解之稱公子者史策之通言
也釋例曰庶弟不得稱弟而母弟得稱公子秦伯之弟鍼
適晉女叔齊曰秦公子必歸此公子亦國之常言得兩通
之證也是言公子母弟得通言之意也釋例又曰兄而害
弟則稱弟以章兄罪弟又害兄則去弟以罪弟身統論其
義兄弟二人交相殺害各有曲直存弟則示兄曲也是言
其相殺害則稱弟以示義也釋例又曰若夫朝聘盟會嘉

好之事此乃兄弟之篤睦非義例之所興故仍舊史之策或稱弟或稱公子踐土之盟叔武不稱弟此其義也案經桓三年齊侯使其弟年來聘十四年鄭伯使其弟語來盟成十年衛侯之弟黑背帥師侵鄭彼皆稱弟季友陳招並稱公子俱無褒貶所稱不同知是史文之異不爲義例仲尼無所見義故仍舊史耳

傳二十五年春陳女叔來聘始結陳好也嘉之故不名季友相魯原仲相陳二人有舊故女叔來聘季友冬亦報聘嘉好接備卿以字爲嘉則稱名其常也夏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非常也非常鼓之月長歷推之辛未實七月朔置閏失所故致月錯唯正月之朔慝未作正月夏之四月周之六月謂正陽之月今書六月而傳云唯者明此

月非正陽月也慝陰氣

日有食之於是乎用幣于社伐鼓于朝日食歷之常也然食於正陽之月則諸侯用幣于社請救於上公伐鼓于朝退而自責以明陰不宜侵陽臣不宜掩君以示大義

疏注非常至月錯　正義曰此及文十五年昭十七年皆書六月朔日有食之昭十七年傳稱祝史請所用幣昭子許之平子禦之曰止也唯正月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有伐鼓用幣禮也其餘則否大史曰在此月也經書六月而史言在此月則知傳言正月之朔慝未作者謂此周之六月夏之四月也文十五年傳直說天子諸侯鼓幣異禮不言非常知彼言六月直六月也此亦六月而云非常下句始言唯正月之朔有用幣伐鼓之禮明此經雖書六月實非六月故云非常鼓之月長歷推此辛未爲七月之朔由置閏失所故致月錯不應置閏而置閏誤使七月爲六月也釋例曰莊二十五年經書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實是七月朔

非六月故傳云非常也唯正月之朔有用幣伐鼓明此食非用幣伐鼓常月因變而起歷誤也文十五年經文皆同而更復發傳曰非禮者明前傳欲以審正陽之月後傳發例欲以明諸侯之禮此乃聖賢之微旨而先儒所未喻也劉炫云知非五月朔者昭二十四年五月日有食之傳云日過分而未至此若是五月亦應云過分而未至也今言慝未作則是已作之辭故知非五月案二十四年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從彼推之則六月辛未朔非有差錯杜云置閏失所者以二十四年八月以前誤置一閏非是八月以來始錯也　注正月至陰氣　正義曰昭十七年傳大史論正月之事云當夏四月是謂孟夏知正月是夏之四月周之六月也詩云正月繁霜鄭玄云夏之四月建巳純陽用事是謂正月爲正陽之月慝惡也人情愛陽而惡陰故爲陰爲惡故云慝陰氣也未作謂陰氣未起也　注日食至大義　正義曰古之歷書亡矣漢興以來草創其術三統以爲五月二十三分月之二十而日月交會近世爲

歷者皆以爲一百七十三日有餘而日一食是日食者歷之常也古之聖王因事設戒夫以昭昭大明照臨下土忽爾殲亡俾晝作夜其爲怪異莫斯之甚故立求神請救之禮責躬罪己之法正陽之月陽氣尤盛於此尤盛之月而爲弱陰所侵故尤忌之社是上公之神尊於諸侯故用幣于社請救於上公伐鼓于朝退而自攻責也日食者月揜之也日者陽之精月者陰之精日君道也月臣道也以明陰不宜侵陽臣不宜揜君以示大義也昭二十九年傳曰故有五行之官是謂五官實列受氏姓封爲上公祀爲貴神社稷五祀是尊是奉故社以社爲上公之神

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亦非常也失常禮

凡天災有幣無牲天災日月食大水也祈請而已不用牲也

非日月之眚不鼓眚猶災也月侵日爲眚陰陽逆順之事賢聖所重故特鼓之

疏注天災至牲也正義曰傳言亦

非常亦上日食也但日食之鼓非常月伐鼓于社非非常禮
大水用牲亦非常禮俱是非常故亦前也傳旣亦前即發
凡例知天災之言兼日食大水也天之見異所以譴告人
君欲令改過脩善非爲求人飲食旣遇天災隨時即告唯
當告請而已是故有幣無牲若乃亢旱歷時霖雨不止然
後禱祀羣神求弭災沴者設禮以祭祭必有牲詩雲漢之
篇美宣王爲旱禱請自郊徂宮無所不祭云靡神不舉靡
愛斯牲是其爲旱禱祭皆用牲也祭法曰埋少牢於泰昭
祭時也相近於坎壇祭寒暑也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
幽禜祭星也雩禜祭水旱也鄭玄云凡此以下皆祭用少
牢寒暑不時則或禳之或祈之是說祈禱之祭皆用牲
注告猶至鼓之　正義曰易稱是謂災眚書稱眚災肆赦
是眚災相類故云眚猶災也月侵日爲眚陰犯陽爲逆逆
順之事賢聖所重故見其逆事而特鼓之此據日食爲說
耳傳稱日月之眚日月並言則月食亦有鼓周禮大僕職
云凡軍旅田役贊王鼓救日月亦如之是日食月食皆有

鼓也穀梁傳曰天子救日置五麾陳五兵五鼓諸侯置三麾陳三鼓三兵大夫擊門士擊柝左氏雖無傳義或然也

晉士蔿使羣公子盡殺游氏之族乃城聚而處之聚晉邑冬晉侯圍聚盡殺羣公子卒如士蔿之計

經二十有六年春公伐戎無傳夏公至自伐戎無傳曹殺其大夫無傳不稱名非其罪例在文七年秋公會宋人齊人伐徐無傳宋序齊上主兵冬十有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無傳

疏注不稱至七年　正義曰文七年傳稱書曰宋人殺其大夫不稱名衆也且言非其罪也是仲尼新意變例也

傳二十六年春晉士蔿爲大司空大司空卿官夏士蔿城絳以深其宮絳晉所都也今平陽絳邑縣

疏注大司空卿官 正義曰傳於比年以來說士蔿爲獻公設計晉國以安今又言大司空明任以卿位也直言司空者是大夫即司空亞旅皆受一命之服是也晉自文公以後世爲盟主征伐諸國卿以軍將爲名司空非復卿官故文二年司空士穀非卿也雖則非卿職掌不異成十八年傳曰右行辛爲司空使脩士蔿之法是其典事同也

秋虢人侵晉冬虢人又侵晉爲傳明年晉將伐虢張本此年經傳各自言其事者或經是直文或策書雖存而簡牘散落不究其本末故傳不復申解但言傳事而已

疏注爲傳至而已 正義曰此年傳不解經經傳各自言事伐戎日食體例已舉或可經是直文不須傳說曹殺大夫宋齊伐徐或須說其所以此去丘

[illegible]已遠或是簡牘散落不復能知故耳上二十年亦亦不解經彼經皆是直文故就此一說言下以明上

經二十有七年春公會杞伯姬于洮伯姬莊公女洮魯地

疏注伯姬莊公女　正義曰上二十五年始歸于杞莊公無母而此來寧知是莊公女也會女非常故於此言女以辨之

夏六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于幽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原仲陳大夫原氏仲字也禮臣既卒不名故稱字季友違禮會外大夫葬具見其事亦所以知譏

疏注原仲至知譏　正義曰玉藻記云士於君所言大夫沒矣則稱謚若字桓二年穀梁傳曰子既死父不忍稱其名臣既死君不忍稱其名是禮臣卒不名陳人不稱其名故魯史亦書其字

冬杞伯姬來傳例曰歸寧

莒慶

來逆叔姬無傳慶莒大夫叔姬莊公女卿自爲逆則稱字例在宣五年杞伯來朝無傳杞稱伯者蓋爲時王所黜公會齊侯于城濮無傳城濮衛地將討衛也疏注杞稱至所黜　正義曰桓二年杞侯來朝十二年公會杞侯莒子盟于曲池自爾以來不見經傳從此稱伯默於春秋故云蓋爲時王所黜於時周王當桓莊僖惠不知何王黜之

傳二十七年春公會杞伯姬于洮非事也非諸侯之事天子非展義不巡守天子巡守所以宣布德義諸侯非民事不舉卿非君命不越竟夏同盟于幽陳鄭服也二十二年陳亂而齊納敬仲二十五年鄭文公之四年獲成於楚皆有二心於

齊今始

【疏】注二十至服也　正義曰比年以來陳鄭無服也不服之狀此言其服故注者原之二十一年鄭厲公卒二十五年是鄭文公之四年也文十七年傳稱鄭子家與趙宣子書云文公四年二月壬戌爲齊侵蔡亦獲成於楚是二十五年既與楚平故至此始服也

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非禮也原仲季友之舊也冬杞伯姬來歸寧也寧問父母安否凡諸侯之女歸寧曰來出曰來歸歸不反之辭夫人歸寧曰如某出曰歸于某

【疏】凡諸至于某　正義曰釋例曰歸寧者女子既嫁有時而歸問父母之寧否父母沒則使卿歸問兄弟也出者謂犯七出而見絶者也歸者有所往之稱來者有所反之言故嫁謂之歸而寧謂之來見絶而出則以來歸爲辭來而不

反也如某者非然安之稱歸于某者亦不反之辭是解其文異之意也此杞伯姬來寧也宣十六年郯伯姬來歸出也文九年夫人姜氏如齊歸寧也魯之夫人無被出者文十八年夫人姜氏歸于齊雖子死自去歸而不反亦出之類故與出同文

晉侯將伐虢士蔿曰不可虢公驕若驟得勝於我必棄其民棄民不養之無衆而後伐之欲禦我誰與夫禮樂慈愛戰所畜也夫民讓事樂和愛親哀喪而後可用也上之使民以義讓哀樂為本言不可力強虢弗畜也亟戰將饑言虢不畜義讓而力戰

疏夫禮至用也○正義曰禮樂慈愛謂國君教民民間有此四者畜聚此事然後可與人戰故云戰所畜也

士蔿既言其自更以其義覆之禮尚謙讓事謂禮也樂以和親樂和謂樂也慈謂愛之深也愛親謂慈也愛極然後哀喪哀喪謂愛也民聞有此四事然後可用以戰

王使召伯廖賜齊侯命召伯廖王卿士賜命為侯伯且請伐衛以其立子頹也立子頹在十九年

疏注召伯至侯伯　正義曰召伯稱爵加是王之卿士召康公之封召也當在西都畿內釋例曰扶風雍縣東南有召亭也春秋時召伯猶是召公之後西都既已賜秦則東都別有召地不復知其所在僖二十八年傳稱王命尹氏及王子虎策命晉侯為侯伯則知此賜齊侯命者亦賜命為侯伯也彼注云周禮九命作伯則此亦九命之伯謂九州之長為二伯也僖元年傳曰凡侯伯救患分災討罪禮也注云侯伯州長也彼主說齊桓之事亦謂九州之長非州牧也言州長者兼見州牧之事耳

經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甲寅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衛人敗績齊侯稱人者諱取賂而還以賊者告不地者史失之

疏注齊侯至失之 正義曰傳稱齊侯而經書人知其諱取賂以賊者告也詩美僖公之伐淮夷得其元龜象齒大賂南金襄十一年傳稱晉侯伐鄭受鄭之賂告于諸侯皆不以為諱而此諱之者彼服罪致賂乃以得賂為榮此舍罪受賂故以受之為恥會于稷舍宋督取郜鼎亦此之類也戰皆書地此獨不地知是史失之也莊十年公羊傳曰戰不言伐圍不言戰入不言圍滅不言入書其重者左氏無此義而泓韓鞌邲令狐河曲鄢陵城濮大棘彭衙長岸栢舉之屬皆書戰不書伐此書伐又書戰襄十八年諸侯同圍齊言圍不言伐文十五年晉郤缺伐蔡戊申入蔡書伐又書入丘明無文杜不為說皆是從告而書史有詳略無義例也此經既言齊人伐衛不言齊

及衛戰而言衛人及齊人戰者公羊以爲伐人者爲客被伐者爲主以主及客故使衛人主齊尋案經傳令狐河曲大棘彭衙長岸泓韓之屬皆以主及客也乾時升陘及鞌皆魯與人戰以魯爲主城濮鄢陵與邲外楚而内晉也柏舉内蔡而外楚也被伐爲主或如公羊之說

夏四月丁未邾子瑣卒無傳未同盟而赴以名

秋荆伐鄭公會齊人宋人救鄭

冬築郿郿魯下邑傳例曰邑曰築

疏注郿魯至曰築○正義曰國都爲上邑爲下故云魯下邑成十八年築鹿囿傳曰書不時也此傳唯發城築之例不言時與不時者春秋重土功無備而興作者傳無事各言時與不時以別有所備禦如書旱雩之別過雩也其有所畏懼而興作者唯一發而已襄十九年城西郛傳曰懼齊也是其事也此年大無麥禾時歲饑虛恐戎侵伐故築之以備難從西郛之例故不發傳也

大無麥禾書於冬者五穀畢入計食不足而後書也 疏 注書於至書也 正義曰麥熟於夏禾成在秋而書於冬者計食不足而後總書之此年不言水旱而得無麥禾者服虔曰陰陽不和土氣不養故禾麥不成也傳言饑而經不書者得齊之糴救民之急不至於饑也傳言饑者指未糴之前說告糴之意故言饑也

臧孫辰告糴于齊臧孫辰魯大夫臧文仲 疏 臧孫至于齊 正義曰何休云買穀曰糴告糴者將貨財告齊以買穀魯語云文仲以鬯圭與玉磬如齊告糴曰不腆先君之敝器敢告滯積以紓執事齊人歸其玉而與之糴公羊傳曰何以不稱使以爲臧孫辰之私行也君子之爲國也必有三年之委一年不孰告糴譏也穀梁亦然據經魯臣出使例不言使何以當怪此也傳言告糴禮也必不得如二傳之說服虔云不言如重穀急辭以其情急於糴故不言如齊告糴乞師則情緩於穀故云如楚乞師 注臧孫至文仲 正義曰世

本孝公生僖伯彄彄生哀伯逵逵生伯氏缾缾生文仲辰辰是臧僖伯曾孫

傳二十八年春齊侯伐衛戰敗衛師數之以王命取賂而還晉獻公娶于賈無子賈姬姓國也烝於齊姜齊姜武公妾生秦穆夫人及大子申生又娶二女於戎大戎狐姬生重耳大戎唐叔子孫別在戎狄者小戎子生夷吾小戎允姓之戎子女也晉伐驪戎驪戎男女以驪姬驪戎在京兆新豐縣其君姬姓其爵男也納女於人曰女歸生奚齊其娣生卓子驪姬嬖欲立其子賂

外嬖梁五與東關嬖五（姓梁名五在閨闥之外者東關嬖五別在關塞者亦名五皆大夫爲獻公所嬖幸視聽外事）使言於公曰曲沃君之宗也（曲沃桓叔所封先君宗廟所在）蒲與二屈君之疆也（蒲今平陽蒲子縣二屈今平陽北屈縣或云二屈當爲北）不可以無主宗邑無主則民不威疆埸無主則啓戎心戎之生心民慢其政國之患也若使大子主曲沃而重耳夷吾主蒲與屈則可以威民而懼戎且旌君伐（旌章也伐功也）使俱曰狄之廣莫於晉爲

都晉之啓土不亦宜乎廣莫狄地之曠絶也即謂蒲子北屈也言遣二公子出都之則晉方當大開土界獻公未決故復使二五俱說此美晉侯說之夏使大子居曲沃重耳居蒲城夷吾居屈羣公子皆鄙鄙邊邑唯二姬之子在絳二五卒與驪姬譖羣公子而立奚齊晉人謂之二五耦二耜相耦廣一尺共起一伐言二人俱共墾傷晉室若此

【疏】注大戎至狄者　正義曰晉語云狐氏出自唐叔狐伯行之子實生重耳又曰狐偃其舅也　注小戎至女也　正義曰昭九年傳稱晉率陰戎伐潁王使辭於晉曰先王居檮杌于四裔故允姓之姦居于瓜州知戎爲允姓也凡言子者通男女也知子謂女也二戎相對爲大小

也楚令尹子元欲蠱文夫人文王夫人息嬀也子元文王弟蠱惑以淫事為館於其宮側而振萬焉振動也萬舞也夫人聞之泣曰先君以是舞也習戎備也今令尹不尋諸仇讎而於未亡人之側不亦異乎尋用也婦人既寡自稱未亡人御人以告子元御人夫人之侍人子元曰婦人不忘襲讎我反忘之秋子元以車六百乘伐鄭入于桔柣之門桔柣鄭遠郊之門也子元鬬御彊鬬梧耿之不比為旆子元自與三子特建旆以居前廣充

幅長尋曰旐繼旐曰旆鬭班王孫游王孫喜殿三子在後爲反禦

衆車入自純門及逵市純門鄭外郭門也逵市郭內道上市縣

門不發楚言而出子元曰鄭有人焉縣門施於內城

門鄭示楚以閒暇故不閉城門出兵而效楚言故子元畏之不敢進諸侯救鄭楚師

夜遁鄭人將奔桐丘許昌縣東北有桐丘城諜告曰楚

幕有烏乃止諜閒也幕帳也【疏】蠱文夫人　正義曰昭元年傳稱周易女惑男謂之

蠱知蠱謂惑以淫事　注桔柣至門也　正義曰此已入

一門矣又云入自純門又是入一門矣復言縣門不發則

更有一門矣不發是城門則知純門外郭門桔柣遠郊門

也尚書費誓序云東郊弗開是郊有門也　注子元至曰

旆　正義曰軍行之次旆最在先故宣十二年傳稱令尹南轅反旆是旆居前而殿在後也釋天云繼廣充幅長尋曰旐繼旐曰旆郭璞云旐帛全幅長八尺旆帛續旐末爲燕尾者

冬饑臧孫辰告糴于齊禮也　經書大無麥禾傳言饑傳又先書饑在築郿上者說告糴經在下須得糴雖或諱饑故曰禮

築郿非都也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無曰邑邑曰築都曰城　周禮四縣爲都四井爲邑然宗廟所在則雖邑曰都尊之也言凡邑則他築非例

【疏】注周禮至非例　正義曰周禮小司徒職云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注引此者以證都大邑小耳經傳之言都邑者非是都則四縣邑皆四井此傳所發乃爲小邑發例大者皆名都都則悉書曰城小邑有宗廟則雖小曰都無乃爲邑邑則曰築都則曰城爲尊

宗廟故小邑與大都同名釋例曰若邑有先君宗廟雖小曰都尊其所居而大之也然則都而無廟固宜稱城城漆是也而潁氏唯繫於有先君之廟患漆本非魯邑因說曰漆有邾之舊廟襄使魯人尊邾之廢廟與先君同非經傳意也又解傳言凡邑則主爲邑言則他築非例也若築臺築囿築王姬之館則皆稱爲築無大小之異

經二十有九年春新延廄傳例曰書不時言新者皆舊物不可用更造之辭

疏注傳例至之辭　正義曰馬之所處謂之廄延是廄之名名之曰延其義不可知也公羊傳曰新延廄者何脩舊也謂舊廄敝壞不可因而補治故言新爲更造之辭也傳言新作延廄而經無作字僖二十年新作南門定二年新作雉門及兩觀皆言新作而此獨無作是作傳之後轉寫闕文也釋例曰言新意所起言作以興事通謂興起功役之事總而言之不復分別因舊而興造新也經書延廄稱新而不言作傳言新作延廄書不時也

此稱經文而以不時爲譏義不在作也然尋傳足以知經闕作字也而劉賈云言新有故木言作有新木延廄不書作所用之木非公命也凡諸興造固當有新固當有因今爲春秋微義直記別此門此觀有新木故木既已鄙近且材木者立廄之具也公命立廄則衆用皆隨之矣焉有所用之木非公命也此爲匠人受命立廐而盜共其用豈然乎哉

夏鄭人侵許傳例曰無鐘鼓曰侵秋有蜚傳例曰爲災冬十有二月紀叔姬卒無傳紀國雖滅叔姬執節守義故繫之紀賢而録之城諸及防諸防皆魯邑傳例曰書時也諸非備難而興作傳皆重云時以釋之他皆放此諸今城陽諸縣

疏城諸及防　正義曰此言城諸及防文十二年城諸及鄆定十四年城莒父及霄襄十年傳晉師城梧及制同時城一邑者皆言及穀梁傳曰以大及小也何休云諸君邑防臣邑言及別君臣之義賈逵云言及先後之辭

杜不爲注先後之辭是也

傳二十九年春新作延廄書不時也經無作字蓋闕

凡馬日中而出日中而入日中春秋分也治廄當以秋分因馬向入而脩之今以春作故曰不時

【疏】注日中至不時 正義曰日中者謂日之長短與夜中分故春秋二節謂之春分秋分也釋例曰春秋分而晝夜等謂之日中凡馬春分百草始繁則牧於坰野秋分農功始藏水寒草枯則皆還廄此周典之制也今春而作廄已失民務又違馬節故曰書不時也

夏鄭人侵許凡師有鐘鼓曰伐聲其罪無曰侵鐘鼓無聲輕曰襲掩其不備

【疏】凡師至曰襲 正義曰釋例曰侵伐襲者師旅討罪之名也鳴鐘鼓以聲其過曰伐寢鐘鼓以入其竟曰

侵掩其不備曰襲此所以別興師用兵之狀也然則春秋之世兵加於人唯此三名擊鼓斬木俱名爲伐鳴鐘鼓聲其罪往討伐之若擊鼓斬木然侵者加陵之意寢其鐘鼓潛入其竟往侵陵之襲者重衣之名倍道輕行掩其不備忽然而至若披衣然立此三名制討罪之等級也周禮大司馬掌九伐之法賊賢害民則伐之負固不服則侵之天子討罪無掩襲之事唯侵伐二名名與禮合而禮更有七名馮弱犯寡則眚之暴內陵外則壇之野荒民散則削之賊殺其親則正之放弒其君則殘之犯令陵政則杜之內外亂鳥獸行則滅之彼謂王者行兵此據當時實事時無其事則傳不爲例其滅與入爲例故不列於此

秋有蜚爲災也凡物不爲災不書

冬十二月城諸及防書時也凡土功龍見而畢務戒事也謂今九月周十一月龍星角亢晨見東方三務始畢

戒民以土功事**火見而致用**大火心星次角亢見者致築作之物**水昏正而栽**謂今十月定星昏而中於是樹板幹而興作**日至而畢**日南至微陽始動故土功息

【疏】凡土至而畢　正義曰釋例曰都邑者人之聚也國家之藩衛百姓之保郛不固則敗不脩則壞故雖不臨寇必於農隙備其守禦無妨民務傳曰龍見而畢務戒事也謂夏之九月周之十一月龍星角亢晨見東方於是納其禾稼三務始畢而戒民以土功事也火見而致用大火星次角亢而晨見於是致其用也水昏正而栽謂夏之十月定星昏而中於是樹板榦而興作焉日至而畢謂日既南至微陽始動故土功息傳既顯稱凡例而書時書不時各重發者皆以別無備而興作如書旱雩之別過雩也若城西郛傳特曰懼齊此其意也然則此發例者止謂預脩備禦非有當時之急故擇閒月而爲之若當時交急則不拘此制畢者竟也畢務謂農務竟而民閒也日至而畢

謂土功竟也冬至之後嚴更漸來年農事不得復興土功也　注謂今至功事　正義曰令之九月則季秋也月令季秋之月日在房漢書律歷志論星之度數云角十二亢九氐十五自角之初至房初三十六度晨謂夜之將旦於晨之時日體在房故角亢見在東方也東方之宿盡爲龍星角即蒼龍角也故角亢專得龍名戒謂令語之也春夏秋三時之務皆畢民將閒暇故預令語民將有土功之事使自備也　注大火至之物　正義曰襄九年傳曰心爲大火星度心五尾十八月令孟冬之月日在尾自心初至於尾末二十三度十月之初心星次角亢之後而晨見東方也致築作之物謂板榦畚挶諸是城之所用皆致之於作所也　注謂今至興作　正義曰五行北方水故北方之宿爲水星言水昏正者夜之初昏水星有正中者耳非北方七宿皆正中也詩云定之方中作于楚宮釋天云營室謂之定孫炎云定正也天下作宮室者皆以營室爲正周語曰營室之中土功其始是定星昏而正爲土功之大

候故知水昏正謂十月定星昏而正中時也鄭玄詩箋云定星昏中而正謂小雪時小雪十一月之中氣月令仲冬之月昏東壁中室十六度日行一度是十月半而室中十一月初而壁中禮記中庸云栽者培之栽者樹立之語故知樹板榦而起首興作也釋詁云楨翰榦也舍人曰楨正也築牆所立兩木也翰所以當牆之兩邊鄣土者也然則榦在牆之兩端當樹立之即楨是也翰則在兩邊鄣土即板是也板榦既異而云樹板榦者因類連言耳 樊皮叛王 樊皮周大夫樊其采地皮名

經三十年春王正月夏次于成 無傳將卑師少故直言次

齊將降鄣故設備 疏 注將卑至設備 正義曰於例將卑師少稱人人謂大夫身也大夫卑名氏不見故稱人他國可言某人魯史不得自稱魯人故魯之大夫使出者皆言其所為之事而已此大夫帥師而次于成故直

言次也穀梁傳曰次止也有畏也欲救鄣而不能是爲降鄣故設備也

秋七月齊人降鄣

無傳鄣紀附庸國東平無鹽縣東北有鄣城小國孤危不能自固蓋齊遂以兵威脅使降附

疏　注鄣紀至降附　正義曰公羊穀梁傳並云鄣紀之遺邑也釋例曰劉賈依二傳以爲鄣紀之遺邑計紀侯去國至此二十七年紀侯猶不堪齊而去則邑不得獨存此蓋附庸小國若邿鄣者也是言鄣爲附庸之意不言鄣降于齊而云齊人降鄣又不言侵伐故云蓋以兵威脅使降附

八月癸亥葬紀叔姬

無傳以賢録也無臣子故不作諡

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無傳

冬公及齊侯遇于魯濟

濟水歷齊魯界在齊界爲齊濟在魯界爲魯濟蓋魯地

疏　注濟水至魯地　正義曰釋例曰濟水自滎陽卷縣東經陳留至濟

陰北經高平東平至濟北東北經濟南至樂安博昌縣入海案高平東平魯西界也濟南樂安齊竟內也指言魯濟故疑魯地遇于魯地濟水之邊齊人伐山戎山戎北狄

傳三十年春王命虢公討樊皮夏四月丙辰虢公入樊執樊仲皮歸于京師楚公子元歸自伐鄭而處王宮欲遂蠱文夫人鬬射師諫則執而梏之射師鬬廉也足曰桎手曰梏秋申公鬬班殺子元申楚縣也楚僭號縣尹皆稱公鬬穀於菟爲令尹自毀其家以紓楚國之難鬬穀於菟令尹子文也毀減紓緩也疏注射師至曰梏正義曰杜此注

與諸並以射師與鬬班為一人不知何據也服虔云射師若敖子鬬班也射師祓梏下言舍之何以得殺子元也知射師與班必非一人也杜譜以為鬬射師若敖子鬬班若敖孫周禮掌囚上罪梏拲而桎中罪桎梏下罪梏梏拲共文拲施於手知梏亦手也鄭玄亦云在手曰梏在足曰桎是先儒同此說也易大畜六四童牛之梏牛云梏者牛雖無手謂梏前足也

冬遇于魯濟謀山戎也以其病燕故也 齊桓行霸故欲為燕謀難燕國今薊縣

經三十有一年春築臺于郎 無傳刺奢且非土功之時

夏四月薛伯卒 無傳未同盟

築臺于薛 無傳薛魯地

六月齊侯來獻戎捷 傳例曰諸侯不相遺俘捷獲也獻奉上之辭齊侯以獻捷禮來故書

以示過

秋築臺于秦無傳東平范縣西北有秦亭冬不雨無傳不書旱不爲災例在僖三年

疏注傳例至示過　正義曰捷勝也戰勝而有獲獻其所獲故以捷爲獲也釋例曰歸者遺也獻者自下奉上之稱遺者敵體相與之辭傳曰諸侯不相遺俘齊侯楚人失辭稱獻失禮遺俘故因其來辭見自卑也以其大卑故書以示過此經言獻捷傳言遺俘則是獻捷獻囚俘也襄八年邢丘之會傳稱鄭伯獻捷于會又曰獲司馬燮獻于邢丘是獻俘謂之捷也襄二十五年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傳稱司空致地司徒致民是不以俘囚歸也亦云子產獻捷于晉然則無囚而獻其功空有器物亦稱捷也

傳三十一年夏六月齊侯來獻戎捷非禮也凡諸侯有四夷之功則獻于王王以警

于夷以晉懼夷狄中國則否諸侯不相遺俘雖夷狄俘猶不以相遺

經三十有二年春城小穀小穀齊邑濟北穀城縣城中有管仲井大都以名通者則不繫國【疏】注小穀至繫國正義曰傳稱爲管仲知是齊邑管仲所食采邑也吳滅州來晉滅下陽如此之類皆不繫國知大都以名通者則不繫國也華亥向寧入于宋南里以叛南里非大都不得以名通故繫之宋耳賈逵云不繫齊者世其祿然則彼不繫者豈皆世其祿乎夏宋公齊侯遇于梁丘齊善宋之請見故進其班梁丘在高平昌邑縣西南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牙慶父同母弟僖叔也飲酖而死不以罪告故得書卒書日者公有疾不責公不與小斂八

月癸亥公薨于路寢 路寢正寢也公薨皆書其所詳凶變 疏 注路寢至凶變 正義曰公羊傳曰路寢者何正寢也喪大記曰男子不死於婦人之手婦人不死於男子之手君夫人卒于路寢鄭玄云言死必於正處也是薨于路寢得其正也言詳凶變者釋例云詳內事謹凶變 冬十月

己未子般卒 子般莊公大子先君未葬故不稱爵不書殺諱之也 疏 注子般至諱之也 正義曰傳稱公疾問後於叔牙若已有大子則不應須問當問之時似未有大子也季友以死奉般酖殺叔牙蓋於爾時始命為大子公薨而般立知其為大子也子惡之死也直書子卒不書名此子般及子野皆書名者釋例曰公子惡魯之正適嗣位免喪則魯君也襄仲倚齊而弒之國以為諱故不稱君若言君之子也及子般子野或見殺或不勝喪言羸則不足成既為喪而滅性故直略而書卒也又曰未成君而卒若君存葬則嗣子書名在喪之禮

也既葬則詞君諱闕群臣從言竟喪則皆君也文公既葬
襄仲殺惡及視書曰子卒與未成君同文所以為諱也如
杜此言未葬之前生則直稱為子死則書曰子某卒猶外
諸侯生稱其爵死書其名以為禮之常也既葬則嗣子成
君以理而卒當稱公薨全成君也子惡父既葬魯人諱其
弑不得稱君其實已葬不得從子般卒于野未葬之例故書
子卒而不稱名以示似未成君其實已成為君上不得同
閔公下不得同般野故直書為子繫之於父若言君之子
也公羊以為君存稱世子君薨稱子某既葬稱子踰年稱
公據子般子野卒似欲當然但左氏稱宋桓公卒未葬而
襄公會諸侯故曰子即發例曰凡在喪公侯曰
子是未葬稱子傳之明文不得如公羊說也

公子慶父如齊　無傳慶父既殺子般季友出奔國人不與故懼而適齊欲以求援時無君假赴告之禮而行

狄伐邢　無傳邢國在廣平襄國縣

疏　狄伐邢注無傳　正義曰明年有傳而言無者明年自為

管仲之言發端耳非說此年伐邢之事故言無傳

傳三十二年春城小穀為管仲也公感齊桓之德故為管仲城私邑齊侯為楚伐鄭之故請會于諸侯楚伐鄭在二十八年謀為鄭報楚宋公請先見于齊侯夏遇于梁丘秋七月有神降于莘有神聲以接人莘虢地惠王問諸内史過曰是何故也内史過周大夫對曰國之將興明神降之監其德也將亡神又降之觀其惡也故有得神以興亦有以亡虞夏商周

皆有之（亦有神異）王曰若之何對曰以其物享焉其至之日亦其物也（享祭也若以甲乙日至祭先脾玉用蒼服上青以此類祭之）王從之内史過往聞虢請命（聞虢請於神求賜土田之命）反曰虢必亡矣虐而聽於神神居莘六月虢公使祝應宗區史嚚享焉神賜之土田（祝大祝宗宗人史大史應區嚚皆名）史嚚曰虢其亡乎吾聞之國將興聽於民（政順民心）將亡聽於神（求福於神）神聰明正直而壹者也依人而行（唯德是與）虢多涼德

其何土之能得涼薄也爲僖二年晉滅下陽傳

疏　注有神至虢地　正義曰易稱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者也雖復鬼神之神亦無形象可見今言神降則人皆聞知故知有神謂有神聲以接人也吳孫權時有神自稱王表言語與人無異而形不可見今此神降于莘蓋亦王表之類神者氣也當在人上今下接人故稱降也國語說此事稱內史過對王云昔昭王娶於房曰房后實有爽德協於丹朱丹朱馮身以儀之生穆王焉若由是觀之其丹朱之神乎下說神居莘而虢公請土內史過往聞虢請命知莘是虢地　虞夏商周皆有之　正義曰國語內史過曰夏之興也祝融降於崇山其亡也回祿信於聆隧商之興也檮杌次於丕山其亡也夷羊在牧周之興也鸑鷟鳴於岐山其衰也杜伯射宣王於鎬是夏商周之所有也其虞則國語不言焉未知其所謂也服虔云虞舜祖考來格鳳皇來儀百獸率舞案虞書夔說舜樂所致非神降也必其傳會尚書以爲得神以興則虞

舜得神以亡者又安在也　注享祭至祭之　正義
曰此降莘之神非祀典所載神必須祭故内史過令以其
物享之其物不知所謂更以至日釋之謂此神初降之日
以其至日之物也月令春其日甲乙夏其日丙丁中央土
其日戊己秋其日庚辛冬其日壬癸所用之物月令具有
其文注引甲乙所用舉一隅也丙丁日至祭用肺玉服皆
赤也戊己日至祭用心玉服皆黄也庚辛日至祭用肝玉
服皆白也壬癸日至祭用腎玉服皆玄也　神居莘六月
正義曰國語稱惠王十五年神降于莘年表惠王元年是
魯莊公之十八年則此年惠王十五年也上云七月神降
則今年七月降也居莘六月虢公使祝史享焉則今年十
二月也内史過往已聞虢請命則過至虢亦十二月也傳
先說王事使了後論虢事以終内史之言故文倒耳　神
聰至能得　正義曰國語曰耳目心之樞機也故必聽和
而視正聽和則聰視正則明然則所謂聰明者不聽淫辭
不視邪人之謂也襄七年傳曰正直爲正正曲爲直言正

者能自正直者能正人曲而壹者言其一心不二意也依人而行謂善則就之惡則去之虢多涼德神所不依其何土之能得言賜之土田必虛妄也若神所不依則不應賜土而言神賜之土田者神厭其人不告以實猶晉獻公筮以驪姬爲夫人亦云吉耳

初公築臺臨黨氏黨氏魯大夫築臺不書不告廟見孟任從之閟孟任黨氏女閟不從公而以夫人言許之許以爲夫人割臂盟公生子般焉雩講于梁氏女公子觀之雩祭天也講肄也梁氏魯大夫女公子子般妹圉人犖自牆外與之戲圉人掌養馬者以慢言戲之子般怒使鞭之公曰不如殺之是不可鞭犖有力焉能投蓋于稷

門蓋覆也稷門魯南城門走而自投接其屋之桷反覆門上公疾問後於叔牙對曰慶父材蓋欲進其同母兄問於季友對曰臣以死奉般季友莊公母弟故欲立般公曰鄉者牙曰慶父材成季使以君命命僖叔待于鍼巫氏成季季友也鍼巫氏魯大夫使鍼季酖之酖鳥名其羽有毒以畫酒飲之則死曰飲此則有後於魯國不然死且無後飲之歸及逵泉而卒立叔孫氏逵泉魯地不以罪誅故得立後世其祿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寢子般即位次于黨氏即喪位大會也

冬十月己未共仲使圉人犖賊子般于黨氏共仲慶父成季奔陳出奔不書國亂史失之立閔公閔公莊公庶子於是年八歲

【疏】從之閟　正義曰服虔云從之言欲與通也

注雩祭至肄也　正義曰魯以周公之故得郊祀上天故雩亦祭天也文四年傳曰臣以為肄業及之也肄謂習業故講為肄

注圉人掌養馬者　正義曰周禮圉人掌養馬芻牧之事昭七年傳曰馬有圉牛有牧

注蓋覆至門上　正義曰稷門為魯南城門蓋時人猶以名之故知也投蓋者謂自投其身以蓋物故以為走而自投反覆門上劉炫規過云公言犖有力焉如杜此說勁捷耳非有力也當謂投車蓋過於稷門今知不然者周禮車蓋以物帛為之輕而帆風非可投之物且傳直云投蓋于稷門不云過稷門明知自投反覆稷門之上今時猶然且游楚超乘而出女曰子南夫也則勁捷之人亦是勇力之事

劉君以勁捷非力而規杜氏非也　注酖鳥至則死　正義曰說文云鴆毒鳥也一名運日廣雅云鴆鳥雄曰運日雌曰陰諧廣志曰鴆鳥形似鷹大如鵶毛黑喙長七八寸黃赤如金食蛇及橡實常居高山巔晉語諸公讚云鴆鳥食蝮以羽翮擽酒水中飲之則殺人舊制鴆不得渡江有重法石崇爲南中郎得鴆以與王愷養之大如鵝喙長尺餘純食蛇虺司隸傅祗於愷家得此鳥奏之宣示百官燒於都街是說鴆鳥之狀也以其因酒毒人故字或爲酖

注閔公至八歲　正義曰傳稱閔公哀姜之娣叔姜之子哀姜以二十四年八月始入娣必與適俱行當以二十五年生子故云八歲

春秋正義卷第九

鄉貢進士馮　嗣祖　校勘